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嵇五十一

嵇康五

荅張遼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救敎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于微觸類而長不以己爲度也案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邪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嚮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途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雖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邪今之所排欲求

實有實無已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致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若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以齊契于董生邪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誣而譏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于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嘗匱設宗廟以期後嗣豈借鬼神以詶將來邪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論曰周疾而禱不同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于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于身則否未聞武王陶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邪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禍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

曰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誡慨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于誡勸辭論棄名當言有日邪無日邪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棄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于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憎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邪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過噎溺而遷怒邪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還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于河洛宗廟則爲盟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徵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于誣妄家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

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當生于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于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為，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塗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為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于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而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邪。既持相命，復惜信順，欲備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楯無俱立之勢，非辨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牆果能為害，不擇命

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如自趣非長平之嚴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哀邪若謂長平雖同于巖牆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妄期于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邪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于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必然所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邪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衰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慝于吾也適至守株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于是乎見既虛立吉宅口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曰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蓍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為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個為足也若唯信順于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邪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于卜復

㠯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卑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衞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㠯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故爲吉宅而後居㠯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資設宅非宅制人也案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暝目而前推遇任命㠯闇塔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古人凡有命者皆可㠯闇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縣㠯可爲之備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闇作乃是眞宅耶若暝目可㠯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識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于瀍澗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于爲

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闇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邪、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于闇往、想亦不失相于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捌于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吕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貞宅、授吉于闇遇、設爲滅禍于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吕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依、何吕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吕福、故謂之吉、害人吕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闇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建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于擇賢、不惜吉于設爲、則屋不辨人、田不讓耕、其所吕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于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

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按顔狀則英布黥相不滅其貴隆準見劓不滅公侯之標是知顔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夫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字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雖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雖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既知當字長耳巨君懸宅而運其魁即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爲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口吉宅口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識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

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邪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怪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求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于養宮短于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于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已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于前論而復責吾難之于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

質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以成居可占又復以誣耶藥之已病
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遥故君子疑之今若以
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
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
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
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于所知者何
耶必生于不謂之無而强以驗有也强有之驗將不盈于數矣而
幷所成驗者謂之多于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
隊尋論死綫由口口而卵未失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
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
求何異口獸不服則不敢訊舉氣口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
賾索隱何謂爲妄宋槧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㠯物開、患㠯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㠯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夭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㠯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㠯脅賢、昔爲天下

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誅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鷇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曰亡國繼體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微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强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遊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本集）

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鬬之兆也（御覽四百九十六　案此篇是序未敢定之）

燈銘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縵長舒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于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于外物，或累于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于去就。議于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吕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吕之守則不固，吕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燿，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吕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吕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吕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吕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口謝，其

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于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于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

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于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共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為所攙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

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愼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强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欲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于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

微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又憤不須離摟强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愼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集本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三

嵇康集目錄世說注又御覽作嵇康集序

孫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于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飲食，得無辭讓魏志王粲傳注世說棲逸篇注御覽二十七九百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一終

全三國文卷五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二

嵇康六

聖賢高士傳

謹案隋志雜傳類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傳周續之注唐志以傳屬嵇康以贊屬周續之據康兄喜爲康傳云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甯凡百一十有九人是傳與贊皆康撰唐志誤也宋代不著錄今檢羣書得五十二傳五贊凡六十一人定著一卷附康集之末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四月朔

廣成子

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問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養萬物爲之

奈何，廣成子蹶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藝文類聚三十六

襄城小童

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黃帝曰：異哉，請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外，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乘日車，遊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遊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亦若事焉，夫爲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藝文類聚三十六。案此下當有其贊曰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水經

巢父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

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藝文類聚三十六

許由

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爲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乃去宿于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遁耕于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 藝文類聚三十六

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御覽五十六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

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藝文類聚三十六）

子州支父（藝文類聚作子支伯）

子州支父者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藝文類聚三十六御覽五百九）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舜以天下讓之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則衣皮毛夏則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閒何以天下爲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藝文類聚三十六御覽二十六）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藝文類聚三十六御覽五百九）

伯成子高

伯成子高者、不知何許人也、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復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曰、昔堯舜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去而耕、敢問其故何邪、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留（藝文類聚作落）吾事、侶侶乎遂復耕而不顧、（藝文類聚三十六、御覽五百九）

卞隨　務光

卞隨務光者、不知何許人、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曰非吾事也、湯遂伐桀、㠯天下讓隨、隨曰、后之伐桀、謀于我、必㠯我爲賊也、而又讓我、必㠯我爲貪也、吾不忍聞、乃自投湘水、又讓務光、光曰、廢上非義、殺民非仁、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于尊我哉、乃抱石而沈廬水、

庚市子

庚市子者聖人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之璧于其旁而訟者息御覽五百九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公桓公三往而不得見公曰吾聞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無以下布衣之士于是五往乃得見焉御覽五百九

涓子　齊子

涓子齊子不接賓客服食甚精至三百年後釣于河澤得鯉中魚符後隱于宕石山能致風雨告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御覽五百九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商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

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乎，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剛亡而弱存，商容曰，嘻，天下事盡矣，藝文類聚三十四御覽五百九

老子

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史記老子傳索隱

關令尹喜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星辰服食，老子西遊，喜先見氣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爲著書，因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御覽五百九

亥唐

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爲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閒，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腳痛足痺，不敢伸，叔向淳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

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御覽五百九

項橐

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注　案周續之注僅存此條漢書董仲舒傳云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

狂接輿

狂接輿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曰願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其妻從市來曰門外車馬迹何深也接輿具告之妻曰許之乎接輿曰貴富人之所欲子何惡之妻曰吾聞聖人樂道不以貧易操不為富改行受人爵祿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誠然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姓名莫知所之嘗見仲尼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哲不可識、來者猶可追、從更姓名陸通、養性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御覽五百九

榮啟期

榮啟期者、不知何許人也、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巳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全于襁緥、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巳待終、何不樂也、御覽五百九

○長沮　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是誰、子路曰、是孔丘、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是知津矣、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仲由、孔丘之徒歟、對曰、然、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巳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歟、御覽五百九

下脫路

荷蓧丈人

荷蓧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反見之至則行矣御覽五百九

太公任

太公任者陳人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弔之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飾智以矜愚修身以明汙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于患也孰能削迹捐勢不爲功名者哉無責于人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逝于大澤入獸不亂羣而況人也御覽五百九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曰桔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

作色曰，問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則純白不備，子貢慨然慙，不對。有閒，丈人曰：子奚為。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學以疑聖，知獨絃歌以賣聲名于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氣，墮汝形體，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御覽五百九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而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卑，五月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藝文類聚二十六御覽二十二

延陵季子

延陵季子名札，吳王之子，最少而賢，使上國，還會闔閭使專諸刺殺王僚，致國于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初適魯，聽樂，論衆國之風，及過徐，徐君欲其劍，札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即解

帶桂樹而去、御覽五百九

原憲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沖進應子貢邈有淸風、初學記十七

范蠡

范蠡者徐人也相越滅吳去之齊號鴟夷子治產數千萬去止陶爲陶朱公後累巨萬一旦蠡事周師太公服飲桂水去越入海白餘年乃見于陶一旦棄貲財賣藥于蘭陵世世見之、御覽五百九

屠羊說

屠羊說者楚人隱于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將欲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御覽五百九

市南宜僚

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以劍、與、僚弄丸不輟、哀公問曰、吾學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洗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御覽五百九

周豐

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贄請見之、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此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雖固結之民、其可不解乎、御覽五百十

顏闔

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服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闔家邪、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

反復來求之闕乃鑿坯而遁御覽五百九

段干木

段干木者治清節游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藝文類聚三十六

莊周

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鈞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于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于塗中後齊桓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藝文類聚三十六

閭丘先生

閭丘先生、齊人也、齊宣王獵于杜山、杜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衣服、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復賜無徭役、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辛勞之故、答以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閭丘曰、聞王之來、願得壽得富得貴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備蓄、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無以貴先生、閭丘曰、非所敢望、願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御覽五百九

顏歜

顏歜者、齊人也、齊宣王見之、王曰、歜前、歜曰、王前、王不悅、歜曰、夫歜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王作色曰、士貴乎、歜曰、昔秦攻齊、令曰、敢近柳下惠壟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齊王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

車欣曰：願得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輿，無罪以當貴，淸淨以自娛，遂辭而去。御覽五百十

魯連

魯連者，齊人，好奇偉俶儻，嘗遊趙，秦圍邯鄲，連難新垣衍以秦爲帝，秦軍爲卻，平原君欲封連，連三辭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乃以千金爲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之，是商賈之事，爾不忍爲也。及燕將守聊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爲書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城降，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于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輕世而肆意，遂隱居海上，莫知所在。藝文類聚三十六 御覽五百十

田生

田生營淋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藝文類聚三十六

河上公

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御覽五百十

安丘生

長陵安丘生病篤、弟子公沙都來省之、與安共至于庭樹下、聞李香開目見雙赤著李枯枝、自墮掌中、安食之所苦盡愈、御覽九百六十八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爲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數中、見季主閒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見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污、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爲羞耳、夫內無饑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公等喁喁、何知

長者二人忽忽不覺自失後不知季玉所在、御覽五百十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游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游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嘗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文選注作避患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世說品藻篇注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

韓福

韓福者以行義修絜漢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以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不幸死者賜復衾一祠以中牢自是至今爲徵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于家[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

三十六

班嗣

班嗣、樓煩人、　任京師、家有賜書、老莊之道、不屑榮宦、恆居山夕　楊子雲已下、莫不造　從借莊子、嗣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智、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釣漁于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棲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闕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韁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蓺、既繫攣于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炫耀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也、其行己持論如此、遂終于家、藝文類聚三十六、御覽五百十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兗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

龔不如杜陵蔣詡（御覽五百十）

尚長　禽慶

尚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于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于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亡爾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游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藝文類聚三十六）

逢貞　李劭公

逢貞字叔平杜陵人李劭公上郡人貞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門但閉戶讀書未嘗問政不過農田之事劭公王莽時辟地河西建武中竇融欲薦之面辭乃止家累百金優游自樂（御覽五百十又六百十一）

辥方

辥方齊人，養德不仕，王莽安車迎方，因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猶小人臣欲守箕山之志，莽說其言，遂終于家。御覽五百十

龔勝

龔勝楚人，王莽時，遣使徵聘，義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父老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薰已香自燒，膏已明自消，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趨而出，終莫知其誰也。御覽五百十

逢萌　徐房　李雲　王尊

逢萌徐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御覽五百九

王尊字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後漢逢萌傳注　案王君公平原人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疾愈久之松失大男孫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竦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談不肯爲吏徑出後遂隱遁其贊曰

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被褐長揖義陵羣萃　世說品藻篇注又略見御覽四百十

鄭仲虞

鄭均字仲虞不知何許人也不仕漢朝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

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曰尚書減終其身世號之白衣尚書御覽五百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二終

魏五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伏義

義字公表

與阮嗣宗書

義白蓋聞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眞養性者必以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超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總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竅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殺是使薄于實而爭名者或因飾虛以自矜慎于禮而莫持者或固倨息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關闥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

俗吕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様于其閒、浮沈不一、際咔析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喙觀盡崇朝、遭淸世邪、則將吹其噓吕露其寶、値其閉邪、則將矜其貌吕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貧小而必集、出俗而見飢、不如入檢而必合、縣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盡其情、如舊然垂牆難極、管短幽密、觀容相領、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褰斂矣、或謂吾子習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變吕眩流俗、善子者欲斥斷吕拒口樸、惡子者欲抽鍵吕驚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椅斥逝、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徇名而不顧、亦有殉名吕爲顯、夫名利者、總人之綱、集術之門也、出此有爲于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皆矜而莫疑、吕速民望、若欲嫂情養神、不厚于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

炕時、則行己無立德之身、報門無纍紫之咎、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養、宦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為奇、縱儻為逸、以此不回、既以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缺、設使至寶、成在于身、疑于國寶、為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為身害致、賊怨布天下、以此倫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雖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溺潺湲、又或捬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悔張、動與世乖、抗風立俟、蔑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于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于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于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可純儒、然開圖之節、不側于禮、動靜之度、不羈于俗、凡諮詠善之則致慈于父兄、惡之則言醜于儺敵、未有慈

其敎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廁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迹致外、放思太玄、其大意異旨、殆自謂能迴天維、眾地絡、槪持世之極、總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爲勞役、而不能熬身以當論、謂財爲穢累、而不能割賄以兒譏、由是觀之、其鬱怨于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適、怠惰于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略、命世崛起、徒以時昏俗亂、賢沈幽夜、而性放蕩、不一委致、國寶之貴、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麟嚬苟修天雲可振、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蕤縞不隨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値世太淸、則慨于匿穎、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淸敞、台府之門、劄

石索寶、呂吳猾二虜、巢嵩水破長籌之士、所賞循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横出、何能不因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于四垂、羽檄不斷于中夏、定動亡事、撫國蕃民、而飽食安臥、囊懸室磬、力牽于役、財彫于賦、養生之具、亂于細民、爲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爲其醫、則鍼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權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蹤迹滅光、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當屋、則無陶朱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徂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有祕伏、重奧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覩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穎于肝腑、而不揚之于淸觀、任賢智于骨氣、而不播之于高聽、且明智之爲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干抱斷而爲損、舍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

于見劫、季路晚悟、滯在矜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聾能獨聽、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于談者、所謂挾術以守要際、閉虛門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于其弟、伯樂不能語妙于其子、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邈、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紳、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義白、阮嗣宗集、

稽叔良

叔良、爲東平太守、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相阮嗣宗碑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于上世、而先生弘美于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

之度、得意忘言、尋妙于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于幽明之極、和
光同略、羣生莫能屬也、確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
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蕩然無㠯究其
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玄璞親琲、肅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
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屑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
也、蘧瑗昇降于卷舒、尚武去就于愚智、顧盻二子、不亦泰如、危宗
廟之犧、安不盡之觸、故無孤憤之逼、而有埜中之庶、觀屈穀鳴雁、
是㠯處才不才之閒、察巨瓠絆帶、是㠯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
之㠯訥、貴大白而汾之㠯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
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于寂寞之域、披芒刃之穎、于有解之會、固
恢恢必餘地、豈若接輿被張㠯養生、於陵觀園㠯求實、靡靡近步
修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氏于遊龍、衛賜譬重仞于日月、揆之先
生、其殆庶幾乎、方將攀遊鴻于洪涯、邀遐軌于巢州、跨宇宙㠯高

邦陵雲霄、吕優游、享年如干、遘病而卒、于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豪傑而存悲、子之問、逝斧斵而思郢人之工、乃採頤索隱、吕敘雅操、使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述、略舉其志、卬之曰、

峩峩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縱滌俄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韜韞光燿、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大素、簡邈世局、澄之不清、渾之不濁、翺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巨室、反眞歸淑、汪汪淵源、邈迹圖像、廣文選作嵇叔夜、誤、楊慎丹鉛總錄、吕爲東平太守嵇叔良撰、未詳何據、又不他見、姑列此俟攷、

吕安

安字仲悌、東平人、徵士、景元中、坐事與嵇康俱誅、有集一卷、

髑髏賦

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予時服、輿子

嚴裝隃㠯棺椁，遥彼幽堂，于是髑髏森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温色素膚，昔㠯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于黃壚，孤魂悲悼乎黃泉，生則歸化，明則反昏，格于上下，何物不然，余迺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今宅子后土，㠯爲永列，相與異路，于是便別。藝文類聚十七，初學記十四

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文選顏延之宋郊祀歌注

周晃

晃，正元中爲典麻郎。

日蝕考頁對

麻候所掌，推步遲速，可㠯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㠯知薄蝕淺深，合朔之時，或有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于日月相

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通典七十八、

又對

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厤、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本由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通典七十八、

王俊

俊、太原人、

表德論

祗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于墓之陰云爾、宋書禮志二、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

楊元鳳

元鳳爵里未詳、

賦

三重五品、商溪櫟里、梁書劉杳傳云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云、

霍弋

弋字紹先、南郡枝江人、蜀章武末爲太子舍人、後主即位除謁者、丞相亮請爲記室、後爲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歷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轉護軍、領永昌太守、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進號安南將軍、蜀亡舉郡内附、拜南中都督、以功封列侯、

率六郡將守上表

臣聞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蜀志霍峻傳注引漢晉春秋、

遣戍交阯誓

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吳志孫晧傳注引漢晉春秋：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

劉徽

徽，爵里未詳。晉書律厤志上，以為魏景元四年注。

九章算術注序

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于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厤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案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

其所見爲之作注事類相推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
端而已又所析理㠯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黷覽之
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蓺古者㠯賓興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
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于㠯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
共非特難爲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
于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㠯術推之案九章立
四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
則蒼等爲術猶未足㠯博盡羣數也微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
指趣乃所㠯施于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
差句股則必㠯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于洛陽之城令高
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㠯景差爲法表高乘表
間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㠯南表之景乘表

閒爲實、實如法而一、卽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爲之求弦、卽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筩南望日、日滿筩空、則定筩之長短、以爲股率、以筩徑爲句率、日去人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卽日徑也、雖天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徽以爲今之史籍、且略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于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幷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于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九章算術曲阜孔氏刊本、

賈岱宗

岱宗、爵里未詳、案藝文類聚在傅玄後、蓋元魏人、初學記在傅玄前、則以爲曹魏人、今姑列此俟攷

大狗賦

余生處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闢、進不得補過之功、退不得御

國之冊、帝曰疇咨逝在朔易、越彼西旅、大犬是獲、其頭顱也不可論目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偨傀蹴蹌、雄貲猛相、兀然高八九尺、形體如蒻觚、（初學記作箭鏃、從埶文類聚）象貌如刻畫毛、翰（初學記作騎、從埶文類聚）紫豔光雙肩、如白璧、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爪類刀戈、牙如交戟、闘林獸之羣爭、嶽斷鑠而齕石、遊風長厲、野禽是覓、鼻嗅微香、限裁輕迹、眄睇而奮怒、揮霍而振闘、（埶文類聚作擲）聲若（從埶文類聚增）天梁折、地柱鋟、倒曳白象、挫其腰、齧擧六駮、折其脊、拓棟熊羆、破其何捞抄獸頭、斷其蹠、爪處如劍鋒、（埶文類聚作鋒揲）牙銳似鈹（埶文類聚作矛）刺、視其未死之間、血泉涌如箭射、于是驅麋鹿之大羣、入窮谷之峻厄、走者先死、往者被擊、前無子遺、後無一隻、然其所折伏、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奸淫之賓、通聽百里、夜吠狺狺、若乃變夷猾夏、列士異操、輕襯單集、人馬銜枚、猛火先覺、音聲匝擢、竦耳側聽、則恆山動、南向嗺嘊、則霍山頹、眈精直視、則會上礁墟嚇奔

突、則重闢開非吾畋獵之有益、乃可安國家、衛四鄰者也、昔宋人有鵲子之譽、韓國珍其大盧、瀰明振之于亘葵、槃瓠受之于蠻都、論百代之名狗、敍餘犬之能、俱絕四鐵之獨猗、云何盧令之足書、初學記二十九、又見藝文類聚九十四、有刪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三終

全三國文卷五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四

公孫淵

淵、字文懿、遼東襄平人、祖度、父康、並封侯、據有遼東、太和初、脅奪其叔父恭位而自立、拜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尋遣使通吳、吳封爲燕王、加九錫、復誘斬吳使、表聞、進拜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景初初、徵不至、自立爲燕王、建元紹漢、太尉司馬懿討斬之、

表吳主權

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已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依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已固守所

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鎭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赦誡、聖旨彌密、重紈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絶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覩時變、卒歸于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慺慺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魏志公孫度傳注引吳書、

上魏明帝表 青龍元年

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

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飢餓死者、不在數中、得

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魏志公孫淵傳注引魏略

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内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俯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汚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同上

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内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虵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同上

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讎隙今乃論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臣門戶受恩爲深實重自臣承攝即事已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

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已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
事勢眞但欲罷弊此賊使困門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
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于市虎移
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
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
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于事捷得自申展悲于曩昔至此變故餘
悕踴躍未敢便盛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
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上同
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已罪釁自招謗怒分當即戮爲衆社戒
所以越典誑常僞通于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
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于一年遣使誘吳知其
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佀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
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

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梟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㠯懲之矣臣之慺慺念效于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

郭昕　柳浦

昕為公孫淵長史浦為參軍

為公孫淵上書自直

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㠯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㠯駑怯附能託號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㠯因

緣訴讓、冒犯怨苑、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㠯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度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燿于殊俗、德澤被于群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于虜廷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己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㠯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㠯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㠯周旋、不敢失墜、淵

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
非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吕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遐
結遐方、勤王之義、祇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
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成恩
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
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馘、吕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
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彊吳
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
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吕天覆之恩、當卒終
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
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
戎狄、驕逆不虔、于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
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

干位勦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
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譖言孔甘，猶當清覽，假而知害，讒巧似直，
或亂聖聽，尚將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宥，計
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獎遊士，犬
馬惡死，況于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
聖恩，悵然重奔，冀必發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以漢安帝建
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
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發臣矯
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搖動天下，
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
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暫之
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欲。而七營虎士、伍部蠻夷，各懷素飢，不謀
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梃，攻案為

獦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怨比遣敕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諭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刧于畢命捜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騖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鬭鬩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

于荒裔之土，出于主寳之中，無大援于魏世，藉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力。昔蒯通言逆，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恃。（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書）

列女

高柔妻

高柔妻，姓氏未詳。（案：晉亦有高柔，世說輕詆篇注引孫統爲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婿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于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嗟。此則高柔妻乃胡母氏也。然御覽八百十六引高柔妻與柔書，皆作高文惠妻與文惠書，則又爲魏之高柔，豈文惠亦有才婦，而本傳及裴注闕略歟？今姑編入魏文，俟博通者定之。）

與夫文惠書

今奉總帢十枚，綖生履一緉，織成襪一量。（御覽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七，又八百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四終